

天津旧时的药王庙

赵耀双

中国古代对药王的崇祀,有官方和民间两个体系。官方以祀三皇为主。据《续文献通考·群庙》载:

“元成宗元贞初,命郡国通祀三皇,如宣圣释奠礼,以医师主之。”三皇就是伏羲、神农与黄帝三位上古先贤。天津过去的三皇庙,“在西门外西北隅,元季建。后更名古皇庵。”(《天津县志》)这座庙和乾隆皇帝还有一点关系。据《天津县新志》载:“古皇庵,在城西姚家湾。旧名三皇庙,元季建。光绪初,大吏议于寺旁穿渠导水南行。士民阻之以:乾隆间尝有倡此议者,高宗亲勘其地,谓逼近津城,不能经久无弊,已有明训。载芥园御碑。其事乃寢。”庙堂早废,其位置在南头窑大街和慈惠寺大街之间,原有一条古皇庵大街,随着城市建设,如今已成为居民社区。

因各地习俗不同,民间供奉的药王则不止一个,扁鹊、张仲景、邳彤、华佗等历史上的名医都曾被当作药王崇祀。清代以降,民间供奉的药王主要是唐代名医孙思邈。其塑像大多根据传说塑为孙思邈坐虎针龙的样子,正如数来宝《同仁堂》中所唱“药王爷,本姓孙,骑龙跨虎手捻针”。

据乾隆时《天津县志》载,天津的药王庙有四座,一座在“北门外西北隅”,建于明永乐年间,具体位置在今红桥区小伙巷与大丰路之间,南运河的南岸。老城厢改造前,这里曾是大伙巷派出所。周边衍生有药王庙东街、药王庙西街、药王庙前街及药王庙后胡同等街道里巷。一座在“北门外河北”,清康熙年间建成,具体位置在河北大街中段的西侧。老城厢改造前,这里还留有小药王庙前街、小药王庙后街、小药王庙西胡同等街巷。一座在杨柳青,庙虽无存,但留下药王庙前大街的地名,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

挥部当年设在这条街上,旧址已建成纪念馆。还有一座在老城里东南的费家胡同。其后随着天津城市迅速发展,人口日繁,药王庙也是越建越多。同治年间编修的《续天津县志》记载的药王庙已经有十四座。除前述四座外,还有河东盐坨、河北三圣庵西、桃花口、土城村、大直沽、葛沽、咸水沽、大沽、郑家庄、大直沽东北等处。

除这些专职的药王庙外,在一些较大的寺庙中,还设有药王殿,供奉药王,方便信众们就近烧香。如当年坐落在小西关附近的千福寺,其原为道教的云霞观。光绪末年,天津废庙兴学,许多改为学堂的寺庙中的神佛塑像,都搬到这里安置,于是改名为千福寺。老百姓俗称为千佛寺。这个庙曾是当年举办皇会、天后娘娘驻蹕所在。据《天津皇会考纪》,千福寺中即有药王殿,后院“正殿昔为药王殿,至每年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诞辰之期,院中高搭彩棚,坐棚大乐,吹打竟日,进香之善男信女,亦极拥挤不堪”。

此外,值得一说的是俗称峰窝庙的峰山药王庙。此庙坐落在今西青区大寺镇王村。《津门杂记》说“峰山庙在城南三十里,俗称‘峰窝’,供奉药王,颇著灵爽。相传圣诞系四月二十八日,庙门于二十一日予启,至二十八日始闭。其间香客最多游人最夥者,系二十六日,肩摩毂击,拥挤异常”。此外天津掌故大家戴愚庵在《沽水旧闻》一书中讲“城南二十余里,有庙曰‘峰窝’。其中所供之神为孙思邈,俗称药王爷者是。他庙之药王像均白面,唯此庙则金脸。庙场之期,共为半个

月,计由夏历四月十五日起,至月底止。……庚子先,每逢庙场,且有赛会举动,如法鼓、鹤龄、秧歌、小车会、跑旱船、高跷、少林会、狮子会等,热闹非凡。庚子役后,会则废,而庙场香火,逮今不替焉”。

文中所说的药王庙庙会,是继娘娘宫皇会、城隍庙鬼会之外天津的另一盛大庙会。文中说“庚子役后,会则废”,但冯问田先生出版于1926年的《丙寅天津竹枝词》写“峰窝许愿去烧香,灵应无如此药王。节近端阳天渐热,小车结会舍梅汤”,可见至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,还有朝圣的各种香会和施舍梅汤的茶棚。

民国时期,由于军阀混战,日寇入侵,民生凋敝,峰窝庙日渐凋零而盛况不再。上世纪50年代,庙已倾塌。曾有谣传,在庙基址附近,如果虔诚求拜,能够得到“药丸”,拿回去给病人服用立愈。这导致成百上千人去求药,几经劝阻才得平息。算是峰山药王庙最后谢幕的一个小插曲。

天津诸多药王庙的命运与其他庙宇一样,在清末随着毁庙兴学的热潮,大多改成了学校。如位于三岔河口金华桥东的药王庙,就于光绪三十年(1904)改建成小学校,成为天津最早的五所官立小学堂之一。这所学校1929年改名为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小学,1948年改为八区二保小学,1949年改为八区第一小学,1957年改名为天津市大胡同小学。

如今,随着科学发展,尤其是医学进步和人们智识的提高,对药王的崇拜不再,现有的药王庙逐渐演变为纪念古代名医先圣和人们休闲旅游的场所。如当年的峰窝庙,于1997年在原址重建。庙内主要展出为中华民族做出杰出贡献的医药圣贤,成为天津的一个旅游景区。

“狮子林”的来历

章用秀

狮子林桥得名于狮子林大街,狮子林大街得名于古代一个叫“狮子林”的古村落。天津的这个“狮子林”,原是一座庙宇,后为天津的一个地名,大约在今河北区新都市百货的位置。

“狮子林”这座庙约建于明末清初,后来庙宇附近出现一个小村落,即取名狮子林村。清道光二十六年(1846)《津门保甲图》的总图已标有“狮子林”,又从该书“东北城角图说第六”可见,狮子林村在旧三岔河口北岸、炮台的东边,村子在一台地上,有房舍、树木,村西还有福寿寺一座,这庙宇是否就是狮子林庙今已无法确定。

关于狮子林名称的来历,史书无载。除“庙名说”外,民间还流传一种以地形取名的说法:早年该地四面环水,芦苇丛生,中部高突,其形恰似一头蜷伏的雄狮,遂名狮子林。还有一种说法是以民间“狮子舞”得名。这里地处三岔河口,为漕运枢纽,皇粮集散地。明清两代皇粮船帮每逢冬季河面封冻,南方粮船不能航行时,船工、船夫便自发组织起来,开展各种民间娱乐活动,其中“狮子舞”最受欢迎,起初人们称耍狮舞场地为“狮子林”,久而久之,渐渐演变为这一带的地名。

运河北岸杨公祠

吴裕成

时间会淡化模糊一些史事,比如津城南运河岸的杨公祠。“杨公祠前”“杨公祠后”还有胡同可指的时候,人们对于杨公其人已不甚了了。杨公是杨锡绂。清代《续天津县志》载,“杨公祠在北门外河北岸,祀漕运总督杨公锡绂。乾隆三十六年建”。

杨锡绂,字方来,江西人。雍正五年进士,曾任广西巡抚、湖南巡抚、礼部尚书,乾隆二十二年(1757)由山东巡抚转任漕运总督。任内顺风顺水,仅举乾隆二十六年(1761)的例子,杨锡绂疏言:“板闸、临清、天津三关,尚沿明制,漕艘给发限单,应请裁革。”又疏言:“运蓟州粮船自宁河转入宝坻,由白龙岗、刘家庄达蓟州。水道淤浅,请责成官为疏浚。”均被采纳。

杨锡绂督运12年,卒于任上。有《四知堂文集》,其身后刻印。开卷先是两首写给他的御制诗,乾隆二十七年(1762)仲春:“转漕由来大政关,得人久任谓卿闲。”乾隆三十年(1765)春:“司运今番政最良。”两次赐诗褒奖,分量挺重的。在天津运河岸边为一位漕运总督建祠,应该与这里是运河枢纽有关。

清代天津义学

曲振明

清代天津义学专为贫寒无力求学子弟设立,多由官府创办、学官督查考核。早期助学机构分为五经馆与义学两类。康熙、雍正年间,地方官员陆续兴建五经馆六所,分布在天津城内外,部分场馆配有学田,以收租补贴办学,教师薪资由盐法道公费支出。与此同时,长芦盐运司、天津县衙先后设立十余处义学,多依托庙宇办学,没有固定校舍。康熙至乾隆、嘉庆年间,官府不断增设义学,本地乡绅也纷纷捐资办学,所有义学均由学官统一稽查管理,办学成效参照官学考核。日久之后,五经馆尽数荒废,义学却得以延续,后更名为义塾,还分为总塾、分塾。

同治、光绪年间,天津留存五所义塾总塾、二十所分塾,分别由津海关道、盐运使、天津府设立。总塾招收能作应试文章的贫寒学子,分塾启蒙年幼学童,学业优异的分塾学生可升入总塾。

二十余年间,义塾学子多次在科举考试中学堂兴起,旧制义塾才逐步废弃。

●老物件的故事

暖水壶

一 镜 文并摄

小时候一入秋,母亲就把那件陶瓷的“暖水壶”找出来,擦洗干净备用。那时我和奶奶住在南面的小屋里,那小屋也就七八平方米,终年不见阳光,到了冬季,即便点上炉火也不暖和,睡觉前总要先烧一壶开水灌进暖水壶,然后将暖水壶放到冰冷的被窝里,从脚下开始,每隔几分钟往上移动一次,直到把被窝全暖过一遍。

有时候,气温太低了,坐在屋里手脚冰凉,说话都带哈气,母亲就提前灌上一壶开水,外表包裹上毛巾或床单,让我和弟弟的小脚丫踩在上面,然后再轮流抱上一会儿,趁着热乎气把作业写完。等到暖水壶温乎了,还要把



水倒出用来洗脸洗脚。

这种暖水壶也称“汤婆子”,从宋代就有了,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成为常见的取暖之物。据清赵翼《陔余丛考·竹夫人汤婆子》记载:“今人用铜锡器盛汤,置衾中煖脚,谓之汤婆子。”大文豪苏东

坡也曾以汤婆子作礼物赠给亲友:“今送暖脚铜罐一枚,每夜热汤注满,塞其口,仍以布单衾裹之,可以达旦不冷。”汤婆子有铜质、锡质、陶瓷等多种材质,一般为南瓜形状,小口,盖子内有瘳子,防止渗漏。